

第六三七冊

理學彙編

文學典

哀誄部

行狀部

墓誌部

四六部

經義部

騷賦部

(卷)

一五

一五

一五

一五

一五

一五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文學典

第一百七十五卷目錄

哀誄部彙考

周禮

漢書

劉熙釋名

晉書

哀誄部總論

禮記

摯虞文章流別論

劉勰文心雕龍

徐矩事物原始

吳訥文章辯體

徐師曾文體明辯

哀誄部藝文一

答明帝詔表

上太后誄表

輓歌議

謝撰懿德太子哀策文降敕褒揚表

謝人求哀辭書

答王近思

哀誄部藝文二

古挽歌

哀誄部紀事

哀誄部雜錄



文學典第一百七十五卷

哀誄部彙考

周禮

春官

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六曰誄

其辭春秋傳孔子卒哀公誄之曰閔天不淑不慙

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嬖嬖予在疚嗚呼哀

哉尼父無自律此皆有文雅辭令難爲者故大祝

官主作六辭或曰誄論語所謂誄曰禱爾於上下

神祇

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大喪執法以蒞勸防遺之日讀

誄喪事考焉小喪賜誄

易氏曰法者六引六綈之法 鄭康成曰遺謂祖

廟之庭大奠將行時也人之道終於此累其行而

讀之大師又帥瞽獻之而作誄瞽史知天道使其

其事言王之誄誄成於天道 賈氏曰曾子問云

惟天子稱天以誄之彼註引公羊制誄於南郊瞽

史既知天道又於南郊制天子之誄稱天以誄之

是王之誄成於天道然則先於南郊制誄乃於遺

之日讀之葬後則稱誄 又曰大史賜之誄小史

讀之故小史職云卿大夫之喪賜誄讀誄卿大夫

將作誄之時其子請於君君親爲之制誄誄成使

大史特往賜之小史至遺之日往爲讀之知義然

者見禮記檀弓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誄於君

黃氏曰瞽誄其德行故作誄史記其言動故讀

誄 又曰小喪王子弟之喪鄭謂卿大夫非也卿

大夫賜誄讀誄小史掌之 小史掌邦國之志卿大夫之喪賜誄讀誄 鄭康成曰其讀誄亦以大史賜誄爲節事相成也 漢書

景帝本紀

中元二年春二月令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國太

鴻臚奏誄誄策

注應劭曰皇帝延諸侯王賓王諸侯皆屬太鴻臚

故其薨奏其行述賜與誄及哀策誄文也師古曰

誄者述累德行之文

列侯薨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誄誄策

注師古曰大鴻臚本名典客大行即典客之屬官

也後改曰大行令如淳曰三公薨以策書誄其行

劉熙釋名

釋書契

誄累也累列其事而稱之也

晉書

禮志

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輓歌新禮以爲

輓歌出於漢武帝役人之勞歌聲哀切遂以爲送終

之禮雖音曲摧愴非經典所制違禮設衛枚之義方

在號慕不宜以歌爲名除不輓歌聲處以爲輓歌因

倡和而爲摧愴之聲衛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衆雖

非經典所載是歷代故事詩稱君子作歌唯以告哀

以歌爲名亦無所嫌宜定新禮如舊詔從之

哀誄部總論
禮記

曾子問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

誄之爲言累也累舉其平生實行爲誄而定其誄以稱之也

摯虞文章流別論

誄

詩頌箴銘之篇皆有往古成文可放依而作惟誄無定制故作者多異焉見於典籍者左傳有魯哀公爲孔子誄

哀辭

哀辭者誄之流也崔瑗蘇順馬融等爲之率以施於童殤夭折不以壽終者建安中文帝與臨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幹劉楨等爲之哀辭哀辭之體以哀痛爲主緣以嘆息之辭

劉勰文心雕龍

哀弔

賦憲之誄短折曰哀哀者依也悲實依心故曰哀也以辭遣哀蓋下淚之悼故不在黃髮必施天昏昔三良殉秦百夫莫贖事均天橫黃鳥賦哀抑亦詩人之哀辭乎晉漢武封禪而霍子侯暴亡帝傷而作詩亦哀辭之類矣及後漢汝陽王亡崔瑗哀辭始變前代然履突鬼門怪而不式駕龍乘雲仙而不哀又卒章五言頗似歌謠亦彷彿乎漢武也至於蘇順張升並述哀文雖發其精華而未極心實建安哀辭惟偉長

差善行女一篇時有惻怛及潘岳繼作實踵其美觀其慮善辭變情洞悲苦叙事如傳結言摹詩促節四言鮮有緩句故能義直而文婉體舊而趣新金鹿澤蘭莫之或繼也原夫哀辭大體情主於痛傷而辭窮乎愛惜幼未成德故舉止於察惠弱不勝務故悼加乎膚色隱心而結文則事極觀文而屬心則體奢奢體爲辭則雖麗不哀必使情往會悲文來引泣乃其貴耳弔者至也詩云神之弔矣言神至也君子令終定論事極理哀故實之慰主以至到爲言也壓溺乖道以所不弔又宋水鄭火行人奉辭國災民亡故同弔也及晉梁虎臺齊襲燕城史趙蘇秦翻賀爲弔虐民擄敵亦亡之道凡斯之例弔之所設也或驕貴而殞身或狷忿以乖道或有志而無時或美才而兼累追而慰之並名爲弔自賈誼浮湘發憤弔屈體同而事數辭清而理哀蓋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弔二世全爲賦體桓譚以爲其言惻愴讀者嘆息及卒章要切斷而能悲也揚雄弔屈思積功寡意深文略故辭韻沈隄班彪蔡邕並敏於致語然影附賈氏難爲並驅耳胡阮之弔夷齊褒而無文仲宣所制譏阿實工然則胡阮嘉其清王子傷其隘各其志也補衡之弔平子緝麗而輕清陸機之弔魏武序巧而文繁降斯以下未有可稱者矣夫弔雖古義而華辭未造華過韻緩則化而爲賦固宜正義以繩理昭德而塞違制析褒貶哀而有正則無奪倫矣贊曰辭定所表在彼弱弄苗而不秀自古斯憫雖有通才迷方告控千載可傷寓言以送

徐矩事物原始

誄

說文云誄誄也述前人之功德禮云小史掌卿大夫之喪讀誄謝太傅問陸退曰張憑何以作母誄不作父誄曰丈夫之德表於行事婦人之德非誄不顯陸先生矜語其客曰某胥也某商也其生某任之其死也某誄之某於某何人也任與誄也非罪歟周制大夫有誄士則有誄是誄始於周也謂積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是也

哀誄

按周禮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六曰誄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孔子卒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贊贊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此即所謂誄辭也鄭氏注云誄者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誄此唯有辭而無誄蓋唯累其美行示己傷悼之情爾後世有誄辭而無誄者蓋本於此又按文章緣起有漢武帝公孫弘誄然無其辭唯文選錄曹子建之誄王仲宣潘安仁之誄楊仲武蓋皆述其世系行業而寓哀傷之意厥後韓退之之於歐陽詹柳子厚之於呂溫則或曰誄辭或曰哀辭而各不同迨宋南豐東坡諸老所作則總謂之哀辭大抵誄則多叙世業故今率做魏晉以四言爲句哀辭則寓傷悼之情而有長短句及楚體不同焉

誄

按誄者累也累列其德行而稱之也周禮太祝作六辭其六曰誄即此文也今考其時賤不誄貴幼不誄

長故天子崩則稱天以誄之卿大夫卒則君誄之魯哀公誄孔子曰昊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煢煢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古誄之可見者止此然亦略矣竊意周官讀誄以定諡則其辭必詳仲尼有誄而無諡故其辭獨略豈制誄之初意然歟又按劉勰云柳妻誄惠子辭哀而韻長則今私誄之所由起也蓋古之誄本爲定諡而今之誄惟以寓哀則不必問其諡之有無而皆可爲之至於貴賤長幼之節亦不復論矣其體先述世系行業而末寓哀傷之意所謂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者也今採數首列於篇

哀辭

按哀辭者哀死之文也故或稱文夫哀之爲言依也悲依於心故曰哀以辭遣哀故謂之哀辭也昔漢班固初作梁氏哀辭後人因之或以有才而傷其不用或以有德而痛其不壽幼未成德則譽止於察惠弱不勝務則悼加乎膚色此哀辭之大略也其文皆爲韻語而四言騷體惟意所之則與誄體異矣吳訥乃並而列之殆不審之故歟今取古辭自爲一類云

弔文

按弔文者弔死之辭也劉勰云弔者至也詩曰神之弔矣言神至也賓之慰主以至到爲言故謂之弔古者弔生曰唁弔死曰弔或驕貴而殞身或得忿而乖道或有志而無時或美才而兼累後人追而慰之並名爲弔若賈誼之弔屈原則弔之祖也然不稱文故不列之其文濫觴於唐故有弔戰場弔鍾鍾之作今亦附焉大抵弔文之體髮鬚楚騷而切要惻愴似稍

不同否則華過韻緩化而爲賦其能逃乎奪倫之議哉

哀誄部藝文一

答明帝詔表

陳思王曹植

奉詔所作故平原公主誄文義相扶章章殊與句句感切

上下太后誄表

前人

大行皇太后資坤元之性體載物之仁齊美姜嫄等德任嬀佐政內朝惠加四海草木荷恩含氣受潤庶鍾元吉承育萬祥何圖一旦早棄明朝背絕臣庶悲痛靡告臣聞銘以述德誄尚及哀是以冒越諒闇之禮作誄一篇知不足讚揚明貴以展臣慕我之思憂荒情散不足觀采

輓歌議

晉肇虞

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輓歌新禮以爲輓歌出於漢武帝役人之勞歌聲哀切遂以爲送終之禮雖音曲摧愴非經典所制違禮設銜枚之義方在號慕不宜以歌爲名除不輓歌虞議詔從之

輓歌因倡和而爲推愴之聲銜枚所以全哀此亦以

感衆雖非經典所載是歷代故事詩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爲名亦無所嫌宜定新禮如舊

謝撰懿德太子哀策文降哀褒揚表

唐李嶠

臣某言昨奉敕令臣撰懿德太子哀策文臣術異懷蛟藝非吞鳥四科函丈多謝於文學七子登筵有慙於詞賦恭聞聖旨輒奏庸音豈足以褒叙重離激揚三善宣睿慈之惻愴述天顧之綢繆曲降絲綸垂垂剪拂諭之以雲間日下方之以陸海潘江飾嫫母之容加其粉澤營威儀之質發其光彩雖宋玉大言見褒于楚國公孫下策蒙賞于漢朝無以比此揄揚方斯恩渥欽戴紫紱伏銘元造仰高天而發悖顧短札而成羞無任慙荷戰懼之誠謹詣閣奉表陳謝以聞

謝人求哀辭書

宋林希

希白嘗聞君子無苟於人患其非情也昔孔子猶曰吾惡夫涕之無從而不得與執紼之後使爲之辭其將何情以稱哀之無從小人所不敢爲者何足以辱命

答王近思

朱子

前此欲銘先夫人之墓以未嘗習爲之無以應命亦自念君子之事親以誠正不在此但能篤志力行使人謂之君子之子則其爲親榮也大矣祭文尤所未解凡喪父在父爲主今自主之一失也古人居喪則言奠遣奠祝以事告而無文辭二失也古人居喪則言不文蓋哀戚勝之不能文也今文甚矣又將振而矜之此三失也孔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吾友其未之思歟大抵吾友誠懇之心似有未至而華藻之飾常

過其哀故所爲文亦皆辭勝理文勝質有輕揚詭異之態而無沉潛溫厚之風不可不深自警省諒言敏行以改故習之謬也

哀誄部藝文二

古挽歌

唐孟雲卿

草草閭巷喧塗車僂成位冥冥何所須盡我生人意北邙路非遠此別終天地臨穴頻撫棺至哀反無淚爾形未衰老爾息纔童稚骨肉安可離皇天若容易房帷卽靈帳庭宇爲哀次薤露歌若斯人生盡如寄

哀誄部紀事

禮記檀弓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除佐車授綬公曰未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罔人浴馬有流失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

列女傳柳下惠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述夫子德耶二三子不若余知乃爲誄曰夫子之信誠與人無害兮嗚呼哀哉神魂泄兮夫子之諡宜爲惠兮門人從

之

在窮紀柳下季死妻自誄門人不能損一字左傳哀十一年公會吳子伐齊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殞

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贊贊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怨失志爲昏失所爲怨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禮記檀弓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者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干寶搜神記挽歌者喪家之樂執紼者相和之聲也挽歌詞有薤露蒿里三章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爲悲歌言人如薤上露易晡滅也

漢書賈誼傳誼旣以適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爲文以弔屈原諫追傷之因以自喻

後漢書杜篤傳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高祖延年宣帝時爲御史大夫篤少博學不修小節不爲鄉人所禮居美陽與美陽令遊數從請託不諸頗相恨令怨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誄之篤於獄中爲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

班固集車騎將軍順武侯馬仲都明帝舅也從車駕於水浮橋馬驚入水溺死帝顧謂侍御史班固於馬上三十步遂爲哀辭

續漢書大將軍梁商三月上巳日會洛水倡樂畢極終以薤露之歌座中流涕其年八月而商薨

福衡別傳南陽寇柏松託劉景昇景昇嘗待遇景昇

當覽小出屬守長胡政令給視之柏松父子宿與政不佳景昇不在胡政無狀便爾殺之景昇還慙悼無已卽治殺胡政爲作三牲醴焉正平爲作板書弔之時當行在馬上駐馬援筆倚柱而作之

三國志魏書明帝詔曹植曰吾既薄才至於賦誄特不閑從兒陵上還哀懷未散作兒誄爲田家公語耳答曰奉詔并見聖思所作故平原公主誄文義相扶章章殊與句句感切哀動聖明痛貫天地楚王臣彪等聞臣爲讀莫不揮涕

晉書潘岳傳岳美姿儀辭藻絕麗尤善爲哀誄之文鄒超傳超所交友皆一時美秀雖寒門後進亦拔而友之及死之日貴賤操筆而爲誄者四十餘人其爲衆所宗貴如此

世說謝太傅問主簿陸退張憑何以作母誄而不作父誄退答云故當是丈夫之德表於事行婦人之美非誄不顯

王東亭夢人以大筆與之如椽子大覺曰當有大手筆事少日烈宗崩策議議皆王所作

續晉陽秋武陵王晞喜爲挽歌自搖鈴使左右和之孫廷尉集晉孫綽作庾公誄文多寄託之辭旣成示庾思思見慨然曰先君與君自不至于此按誄云咨子與公風流同歸擬量託情視公猶師君子之交相與無私虛中納是吐誠誨非雖實不敏敬佩弦韋未敢話言口誦心悲又誄王長史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澄水同此元味王孝伯見曰亡祖何至與此人周旋

朱書范曄傳曄爲吏部郎元嘉元年冬彭城太妃薨

將葬祖父僚故並集東府購弟廣淵時爲司徒祭酒其日在直聘與司徒左西屬王深宿廣淵許夜中酣飲開北牖聽挽歌爲樂彭城王義康大怒左遷賜宣城太守

謝惠連傳元嘉七年爲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參軍是時義康治東府城塹中得古冢爲之改葬使惠連爲祭文留信待成其文甚美

王弘之傳弘之四年卒時年六十三顏延之欲爲作誄書與弘之千墨生曰君家高世之節有識歸重豫榮豪翰所應載述况僕託幕末風竊以叙德爲事但恨短筆不足書美諒竟不就

謝莊傳廢帝即位以爲金紫光祿大夫初世祖寵姬殷貴妃薨莊爲誄云贊軌堯門引漢昭帝母趙婕妤堯母門事廢帝在東宮銜之至是遣人詰責莊曰卿昔作殷貴妃誄頗知有東宮不將誄之或說帝曰死是人之所同政復一往之苦不足爲深困莊少長富貴今且繫之尚方使知天下苦劇然後殺之未晚也帝然其言繫於左尚方太宗定亂得出

南齊書謝超宗傳超宗陳郡陽夏人也祖靈運宋臨川內史父鳳元嘉中坐靈運事同徙嶺南早卒元嘉末超宗得還與慧休道人來往好學有文辭盛得名譽解褐奉朝請新安王子鸞孝武帝龍子超宗以選補王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曰超宗殊有鳳毛恐靈運復出

拾遺錄太祖嘗召顏延之傳詔顏日尋覓不值太祖曰但酒店中求之自當得也傳詔依旨訪見果見延之在酒肆舉身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乃往

語林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養鴿鴒袁山松出遊好令左右挽歌時人謂張屋下陳尸袁道上行殯梁書劉孝綽傳孝綽妹適東海徐悱有才學悱僕射徐勉子爲晉安郡卒喪還京師妻爲祭文辭甚悽愴勉本欲爲哀文既觀此文於是閣筆

蕭幾傳幾字德元齊曲江公遙欣子也年十歲能屬文早孤有弟九人並皆雅小幾恩愛篤睦聞於朝野性溫和與物無競清貧自立好學善草隸書湘州刺史楊公則曲江之故吏也每見幾謂人曰康公此子可謂桓靈寶出及公則卒幾爲之誄時年十五沈約見而奇之謂其舅蔡撝曰昨見賢甥楊平南誄文不減希逸之作始驗康公積善之慶

謝幾卿傳普通六年詔遣領軍將軍西昌侯蕭淵藻督衆軍北伐幾卿啓求行擢爲軍師長史軍至渦陽退敗幾卿坐免官居宅在白楊石井朝中交好者載酒從之賓客滿坐時左丞庾仲容亦免歸二人意志相得並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歷遊郊野既醉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

魏書劉芳傳高祖遷洛路由朝歌見殷比干墓愴然悼懷爲文以弔之芳爲注解表上之詔曰覽卿注殊爲富博但文非屈宋理慙張賈既有雅致便可付之集書

王慧龍傳慧龍晉僕射愉之孫也入魏授龍驤將軍榮陽太守慧龍自以遭難流離常懷憂悴乃作祭伍子胥文以寄意焉

三國典略齊文宣崩文士並作挽歌楊遵彥擇之其魏收四首陽休之祖珽劉逖各二首盧思道八首入

用于是晉陽人謂思道八米盧郎北刺史李愔戲謂逖曰盧八問訊劉二逃每銜之至是愔上感思賦自陳文宣之世遭遇讒譖逃摘其文奏曰誹謗先帝齊主怒令鞭之逖喜曰高提兩下執鞭一百何如喚劉二時

周書柳機傳機拜內史都上士遷御正下大夫尋卒於官時年三十一高祖甚惜之贈晉州刺史楊素誄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穎川荀粲零落無時修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其爲士友所痛惜如此

國朝傳記稽遂良爲太宗哀策文自朝還馬誤入人家而不覺也

崔融司業作武后哀文因發疾而卒時以三二百年無此文

大唐新語杜審言雅善五言允工書翰恃才譽傲爲時輩所嫉自洛陽縣丞貶吉州司戶又與羣寮不叶司馬周季重與員外司戶郭若訥共構之審言繫獄將因事殺之審言子并年十三伺季重等醢醢密懷刃以刺季重季重中刃而死并亦見害季重臨死歎曰吾不知杜審言有孝子郭若訥誤我至此審言由是免官歸東都自爲祭文以祭并士友咸哀并孝烈蘇頌爲墓誌劉允濟爲祭文則天召見審言甚加歎異累遷膳部員外

唐書承天皇帝使傳李泌請加贈侯代宗曰侯性忠孝而困於讒追帝之若何答曰開元中上皇兄弟皆贈太子帝曰是特祖宗友愛耳豈若侯有功乎於是追帝號遣使迎喪彭原既至城門喪輜不動帝謂泌

曰豈有恨邪卿往祭之以白朕意且卿及知侯艱難定策者必為挽詞二解追述侯志命挽士唱必因進爵輒乃行觀者皆為垂泣

何澄梓傳澄梓以毀卒號青陽孝子士為作誄者甚衆

唐趙璘因話錄代宗獨孤妃薨贈貞懿皇后將葬尚父汾陽王在邠州以其子尚主之故欲致祭遍問諸從事皆云自古無人臣祭皇后之儀汾陽曰此事須得柳侍御裁之時予外伯祖殿中侍御史

諱芳字掌

汾陽書記奉使在京即以書急召之既至汾陽迎笑曰有切事須藉侍御為之遂說祭事殿中君初亦對如諸人既而曰禮緣人情令公功德不同常人且又為國姻戚自令公始亦謂得宜汾陽曰正合子儀本意殿中君草祭文其官銜之首稱駙馬都尉郭曖父其中敘特恩許致祭之意辭簡禮備汾陽覽之大喜其文列於左

維某年月日駙馬都尉郭曖父關內河東副元帥司徒兼中書令汾陽郡王臣子儀謹遣上都進奏院官

傳濟敢昭告于貞懿皇后行宮伏惟德曜坤靈明齊月魄母儀萬國化洽六宮光輔聖人贊成陰教載榮史策式播謠謠奄違聖日上仙靈界遐邇痛憤宮闈哀慕臣幸忝諸親男尚貴主天人之美鞠育所鍾姻戚光榮宗族咸戴今園陵禮備祖載及期臣限守方鎮不獲陪臣行宮瞻望靈駕不勝摧慕伏荷皇恩眷以國戚許申祭禮超越等夷古今所絕獨開聖造無任惶恐銘戴之至謹獻牲牢庶羞之奠尚饗

義山雜記陶生有恆人善養又善與人遊又善為官

會昌初生病骨熱且死是年長安中進士為陶生誄者數十人生在時吾已得之矣及既死吾又得之

十國春秋南唐昭惠后周氏傳后殂於乾德二年十一月葬懿陵謚曰昭惠後主哀苦傷神扶杖而起自製誄刻之石與后所愛金屑檀槽琵琶同葬又作書

燭之自稱錄夫煜其辭數千言皆極酸楚

劉仁贍傳元宗聞仁贍卒哭之慟贈太師中書令諡曰忠肅加封衛王焚其諱曰魂今有知鑒周惠邪歆

吾命邪夜夢仁贍拜墀下若受命然後主立進封越

王

宋史李薦傳薦字方叔其先自鄆徙華薦六歲而孤

能自奮立少長以學問稱鄉里謁蘇軾於黃州贊文

求知軾謂其筆墨淵翻有飛沙走石之勢拊其背曰

子之才萬人敵也抗之以高節莫之能禦矣軾亡薦

哭之慟曰吾愧不能死知已至於事師之勤渠敢以

生死為間即走許汝間相地下兆授其子作文祭之

曰皇天后土鑒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遷萬古英

靈之氣詞語奇壯讀者為悚

汪應辰傳應辰廩訓袁州丞相趙鼎死朱崖扶喪過

郡應辰為文祭之曰惟公兩登上宰皆直艱危之時

一斥南荒遂為死生之別事已定於蒼梧恩特容於

歸骨吏付之火其子借三兵以歸道出衡州章傑為

守希檜意指應辰為阿附為死黨符移訊鞠徧搜行

囊求祭文不可得時胡寅遺檜書謂此事不足竟事

乃寢

辛棄疾傳棄疾嘗同朱熹遊武夷山賦九曲權歌熹

書克已復禮夙興夜寐題其二齋室熹歎為學禁方

嚴門生故舊至無送葬者棄疾為文往哭之曰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凍凍猶生

東坡集東坡歸自儋耳舟次京口蘇子容初卒東坡

已病遣叔黨來弔自作飯僧文略云在熙寧初陪公

文德殿下已為三舍人之冠及元祐際際公還英閣

前又為五學士之首雖凌厲高躅不敢言同而出處

大槩無甚相愧明日子容諸孫往謝之東坡側臥泣

下不能起

墨莊漫錄紹聖初元東坡帥中山得黑石白脉如孫

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作白石大盆以盛

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公自銘有云玉井芙

蓉丈八盆伏流飛空漱其根時四月二十日也閏四

月三日乃有英州之命其後謫惠州又徙海外故中

山後政以公遷謫雪浪之名廢而不問元符庚辰五

月公始被北歸之命明年夏方至吳中時張芸叟守

中山方葺治雪浪齋重安盆石方欲作詩寄公九月

聞公之薨乃作哀詞有云我守中山乃公舊國雪浪

蕭齋子焉食宿俯察履恭仰看梁木思賢閣古皆經

貶逐玉井芙蓉一切牽復云云其詞曰石與人俱貶

人亡石尚存却憐堅重質不減浪花痕滿酌中山酒

重添丈八盆公今不歸北萬里一招魂思賢閣古皆

中山後園堂名也

容齋隨筆先公自嶺外徙宜春沒於保昌道出南安

猶未聞檜相之死張子韶先生來致祭其文但云維

某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昭告於某官之靈

嗚呼哀哉伏惟尚饗其情旨哀愴乃過於詞前人未

有此格也

癸辛雜識蒙古及之在江西省也每下學則命士人坐講而立聽又出鈔帛酒米命士人羣試劉會孟命題出周南賦韻脚云言化之自北而南也開韶賦不圖爲樂至於斯也蒙之死會孟作祭文十六字云公來何暮公逝何速嗚呼哀哉江西無福

莘野纂聞劉球學士以避難隱居姚江幾數年從學者日衆而名始聞當塗以其異黨也廉得之竟寘於法有成器先生者姚之名儒也特憫其忠爲作文以祭之登靈緒山望空而哭者三祭畢輒書祭文數通分呈藩臬跡其所爲若謝期王炎午之於文天祥皆非有爲爲之者後數年而球之子會事紆以提學至造其廬而拜之執子弟禮甚謹至今山上有祭忠臺在焉

列朝詩集正德十五年上南巡至鎮江將臨大學士靳貴喪命詞臣撰祭文皆不稱旨乃御製一首云朕居東宮先生爲傅朕登大寶先生爲輔朕今南遊先生已矣嗚呼哀哉代言之臣老於文學者皆歎息斂手

哀誄部雜錄

莊子緇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云緇引柩索也斥疎緩苦用力也引緇有所麗者爲人用力慢慢緩不齊促急之也

風俗通京師殯婚嘉會酒酣之後續以挽歌

晉陸機文賦誄繼綿而悽愴

陸雲與兄書弔少明珠復勝前弔蔡君清妙不可言漢功臣頌甚美恐弔蔡君故當爲最

又書張公箴誄自過五言詩耳但雲自不便五言詩

由已而言耳元泰誄自不及士祚誄晉公卿禮秩安平王葬給挽歌六十人諸公及開府給二十人

通志略薤露歌亦曰薤露行亦曰天地喪歌亦曰挽柩歌田橫門人作辭云薤上朝露何易晞薤露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今乃不得少踟躕按左傳齊將與吳戰於艾陵公孫夏使其徒歌虞殯注云送葬歌也是古有喪歌矣使挽柩者歌之故謂喪歌亦謂挽柩歌此二章之作乃田橫門人歌以葬橫也

石門題跋李弔東坡文東坡以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歿於常州時錢濟明侍其傍白曰端明平生學佛此日如何坡曰此語亦不受遂化李弔爲文以弔之曰道大難名才高衆忌皇天后土知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載英靈之氣士大夫稱其詞諒而美今錄以示常道人亦可以舉似山中諸道友也

芥隱筆記退之祭嫂鄭夫人文念寒而衣念饑而餐疾疹水火無災及身詩伐檀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宋玉九辨竊慕詩人之遺風願託乎素餐餐充飢而無端兮汨莽莽而無垠易林謙之坎曰懸鵜素餐餐非其任失亡遠民實勞我心餐餽也

祭周氏姪女文今當長歸與一世違凡汝親戚孰能不哀詩采薇我心傷悲莫知我哀說文從口衣聲爾雅哀哀懷報德也裴瑜音衣國語各娶其所有以待所歸今荷兮違兮心之哀兮宋玉九辨觀杪秋之遙夜兮心慄慄而有哀春秋遑遑而日高兮然憫悵而

自悲劉向九歎欲遷志而改操兮心念結而未離外彷徨而遊覽兮內惻隱以含哀張衡南都賦布綠葉之萋萋敷華藥之藁藁元雲合而重陰谷風起而增哀

學齋帖嘯宣聖之誄數處互有不同左氏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慈遺一老俾屏余一人在位榮榮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而禮記檀弓乃云魯哀公誄孔子曰天不遺者老莫相余位焉嗚呼哀哉尼父與左氏異而史記孔子世家與左傳所載全同而班氏前漢五行志則云孔丘卒哀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慈遺一老俾屏余一人而止又與史記異大聖人之誄尚紛紛異同如此況其下者乎

野客叢談唯室先生作追薦弟青詞有曰氣分父母孰如兄弟之親痛切肺腑無甚死生之隔人以此四句爲切當於理余觀白樂天祭弟文有曰親莫愛於弟兄別莫痛於死生唯室此言蓋樂天意耳

林下偶談柳子厚祭呂衡州文云嗚呼化光今復何爲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蕩爲太空與化無窮乎將結爲光耀以助照臨乎豈爲雨露以澤下土乎將爲雷爲霆以泄怨怒乎豈爲鳳爲麟爲景星爲卿雲以寓其神乎將爲金爲錫爲圭爲璧以栖其魄乎豈復爲賢人以續其志將奮爲神明以遂其義乎後秦少游弔鍾文全做此云嗚呼鍾乎今焉在乎豈復爲激宮流羽以嗣其故乎將遽化而遷改易制以周於用乎豈爲錢爲錫爲銓爲釜以供耕稼之職將爲鼎鼐以効烹飪之功乎豈爲浮圖老子之像巍然

瞻仰於縑素乎豈爲麟趾裏蹄之形翕然爲玩於邦國乎豈爲干越之劍氣如虹霓掃除妖氛於指顧之間乎將爲百鍊之鑑湛如止水別妍醜於高堂之上乎然子厚又做楚辭卜居篇耳

紫薇詩話汪信民於文無不精到嘗代榮陽公作張先生哀辭云惟古制行必中庸今降及末世展不通兮首陽柱下更拙工今其餘忘之矣

井觀瑣言宋史記徽宗崩于五國城洪皓方流通冷山聞之北面泣血操文以祭其辭激烈聞者揮涕容齋三筆云先忠宣遣使臣沈珍往燕山建道場於開泰寺作功德疏曰千歲厭世莫遂乘雲之仙四海遐音同深喪考之戚况故宮爲禾黍改館徒饋於秦半新廟游衣冠招魂謾歌於楚些雖置河東之賦莫止江南之哀遺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久繫唯嘔血伏願盛德之祀傳百世以彌昌在天之靈繼三后而不朽北人讀之亦墮淚爭相傳誦此疏疑卽史所謂操文以祭者時宋少章弁亦羈雲中有奉送徽宗大行文略曰臣等猥以凡庸誤蒙選擇茂林豐草被雨露於當年絕黨殊鄰紀風霜於將老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後正使王倫持此文歸獻高宗讀之感涕今見朱子所述行狀

丹鉛總錄桓元作王孝伯誄曰川嶽降靈哲人是育既爽其靈不貽其福天道茫昧孰則倚伏大馬反噬豺狼翹陸嶺摧高梧林殘故竹人之云亡邦國喪牧于以詠之爰旌芳郁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文學典

第一百七十六卷目錄

行狀部總論

吳訥文章辯體

徐師曾文體明辯

行狀部藝文

跋趙侯彥遠行實

跋趙朝奉行實

跋趙中丞行實

跋呂侯行實

跋李參仲行狀

跋東陽郭德輔行狀

跋劉子勉行狀

跋大父承事府君行狀

書簡修行狀後

跋趙善應行實

跋慈湖先生行述

題黃文獻公所書先府君行實

跋遜山翁行狀後

題天台陳獻肅公行狀後

行狀部紀事

行狀部雜錄

文學典第一百七十六卷

行狀部總論

吳訥文章辯體

行狀

按行狀者門生故舊狀死者行業上於史官或求銘誌於作者之辭也文章緣起云始自漢丞相倉曹傳胡幹作楊原伯行狀然徒有其名而亡其辭蕭氏文選唯載任彥升所作齊竟陵王行狀而辭多矯誕識者病之今采韓柳所作載爲楷式云

徐師曾文體明辯

行狀

按劉勰云狀者貌也體貌本原取其事實先賢表謚並有行狀狀之大者也漢丞相倉曹傳胡幹始作楊原伯行狀後世因之蓋其死者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壽年之詳或牒考功太常使議謚或牒史館請編錄或上作者乞墓誌碑表之類皆用之而其文多出於門生故吏親舊之手以謂非此輩不能知也其逸事狀則但錄其逸者其所已載不必詳焉乃狀之變體也

行狀部藝文

跋趙侯彥遠行實

孟子喜稱柳下惠之爲人以爲百世之下聞其風者

鄙夫寬薄夫敦而世或疑之今得崇道趙侯行實之書而讀之足以信孟氏之不我欺矣著作君所以觀法其親而顯揚之者深密詳盡至於如此豈亦侯之身教有以發之也歟抑以是爲質而致知以精之則天性人心固有不可泯之義理以是爲始而力以終之則由家及國又有不可窮之事業是則嘉惠不肖於著作君蓋猶不能無惓惓之望也敢竊識編末而歸其書趙氏云淳熙己亥仲夏丁卯新安朱熹

跋趙朝奉行實

詩曰秉心塞淵騅牝三千此見人之所以成其富強之業者非必權譎計數之爲務而在於誠實深厚之中也今觀此編則趙侯之行詩人之言豈不兩相發哉侯之子孫既能修文學以致爵位又能得當代名勝之文字以顯其親而垂無窮是亦可謂賢矣予是以識之紹興壬子春二月壬寅朱熹書

跋趙中丞行寔

元祐中丞趙公之元孫舉示予此書一篇趙公之孝謹醇篤雖古人猶難之三復其書令人起敬不勝霜露風木之悲也嘗竊妄謂趙氏家法甚似漢萬石君而其講學制事移孝爲忠之美則石氏不及遠矣因輒私記其語於其後尚恨所謂奏議二十九篇未得盡見而行寔之記無始終履歷歲月次第故於其他有不得而論也紹熙壬子秋九月八日新安朱熹題

跋呂侯行寔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淺倖偶侯之事尚書謝公傳之已詳而其孫鈞又欲予記其後予以為天下之事有其實足矣以為徒實而不文或不得以傳於後也故文以述之至文以述之而又出於一代醇儒碩德之手則其傳亦既遠而足恃矣而又使他人飾虛詞以贊之雖累千百言亦何所加於其實哉既謝不為而鈞之請不置且以謝公之命命之予不獲避也乃記其語於臨江道旁之客舍云紹熙甲寅八月十七日新安朱嘉書

跋李參仲行狀

前人

鍾山先生李公參仲之子季札奉其先君子行狀一通不遠數百里謁予於建溪之上拜起垂泣而以銘墓為請予之先世家婺源與公為同縣人而客於建也久矣紹興庚子歲予年二十餘始得一歸故鄉拜其墳墓宗族姻黨於是遇獲識公而聽其餘論心固已知其賢於是時年少新學未能有以扣也中年復歸而再見公然後從游益親而公已營鍾山所住為將老焉之計矣兩林之間渠清沼深竹樹蒙密時命予與程弟允夫徜徉其間講論道義談說古今觴詠流行屢移晷刻間乃出其平生所為文詞使予誦之則皆高古奇崛而深厚嚴密如其為人予以是心益敬公而自恨其不能久留以日相與追逐於東阡北陌之間也既別而歸書疏不絕其後數年間公物故予以憂患疾病之不寧不能一往哭公而公之諸子不以為罪更以不朽為託至受其狀而讀之則又允夫之文也三復之餘公之聲容恍若相接永念故國人物眇然如公之賢寧可復得顧雖不敏其何敢有愛於言乎乃以病衰心力凋耗把筆欲下而神已不

俱來矣遂無以寒季子之意而姑記其篇末如此以見允夫之狀果無愧辭予雖有作亦不能有以加也勝珙所記足補狀闕大抵數十年來鄉人子弟多自好而善於文詞亦其師友淵源之有自也慶元元年十一月癸巳冬至吳郡朱嘉書於考亭所居清遠閣

跋東陽郭德輔行狀

前人

東陽郭君德輔將葬其子洪不遠數百里過予於建溪之上狀其行事一通以請銘而今四明帥守林公和叔前太府丞呂君子約又皆以書來言君之為人如狀不誣可銘無愧也予雖不及識德輔然以二君子之言而讀其狀見其好學樂善之誠忠厚廉退之實心固樂為之書顧念比以多病心目俱衰凡銘之請所諾而未及償者前後以十數所辭而不敢諾者又不止此今復安敢越次開端以來怨言因謝不能而洪請益堅予悲其意乃為書其行狀之後如此而歸之抑林呂二君子皆非輕許人者其言固足以信後世矣又何俟於予銘哉慶元二年九月丁丑朔旦新安朱嘉

跋劉子勉行狀

前人

余自為童子時得見大夫公于病翁先生之側聞其自誦所為程試之文意氣偉然音節華暢已知敬愛其人後因葬親於公之鄉始得從公遊好款密見公居家居鄉言行之詳及聞其所以施於官政者表裏殫盡莫非忠厚信實慈惠恭儉之意於是始益心服其為人及公之沒其諸子示以此書蓋將使志其墓會余方有幽憂之疾不遑序次然三復其文而參以平生所聞見蓋無一詞之非實也顧念歲月逾邁後

生之及見前輩者日加少而俗愈媿也為之太息而識其後云新安朱嘉書

跋大父承事府君行狀

前人

右先大夫贈承事府君行狀先君太史吏部贈通議大夫君所撰也當時既以請銘於政和主簿盧君點未及磐石而羣盜竄起文書散逸於今僅存半葉不可刻矣竊竊惟念吾家自歛入閩而府君始葬於此不可使後之子孫不知其時世歲月與其所以積德垂慶開祐後人之深意敬立石表刻狀下方立於墓左先世墳廬在婺源者及祖妣孺人以下別葬所在亦具刻於碑陰使來者有考焉盧君字師子老儒博學清謹有馴行定宅者七陽金生字確然亦廉節士頗通方外之學姓字皆見先集云慶元五年十有二月甲子孝孫具位嘉謹記

書簡修行狀後

周必大

從事郎清江簡公之卒也其鄉人胡開儒實為行狀今四十七年矣而從事之弟致政思逸公屬某以銘昔政和中先君隨侍大父官鄜州法當由郡郡升貢簡公實為坊州教授蓋嘗擊節先君之文今行狀備載其事可謂有先契矣銘何敢辭然開儒乃山谷先生同年彥明之子詩人藏之之弟承父兄師友淵源之正其詞曰光玉潔雲蒸而川流也從事得此自宜不朽鄙辭尚安所措姑題簡末以歸之淳熙五年二月十七日

跋趙善應行實

前人

有關雎之應然後公于有信厚之風有行輩之人然後人有士君子之行周則然矣本朝吳愧焉觀子直

著作叙其先人之遺事寧不概見蓋古者子孫論議先世之美明著之後世雖本於崇孝而終實重其故家派流求源固非一日積也採詩者尚有考於斯文淳熙五年六月晦

跋慈湖先生行述 眞德秀

慈湖先生楊公將葬叔謹書來命僕曰先君之墓于其銘之先生門人建昌傅君正夫不遠千里訪予於粵山之麓亦以是爲請竊伏惟念嘉定初元先生以祕書郎召某備數館職始復從之遊見其齊明盛服非禮不動燕私儼恪如臨君師其功之威下泊總麻服制喪期一以經理爲則而容色稱之平居接物從容和樂未始苟異於人而清明高遠自不可及同僚有過微諷潛警初不峻切而聽者常懷然一日見謂曰希元有志於學顧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某恍然莫知所謂先生徐曰子嘗以命訊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先生之於某可謂愛之深而教之篤矣惜其時方繆直禁林役役語言文字間故於先生之學雖竊一二而終未獲探其精微憂患以來盡知向道思欲一叩函丈求其指歸而不可得矣嗚呼先生已矣某復何所據以爲進學之地哉夫未能深知先生之道而欲傳信於百世之下此某之所不敢也雖然有一焉蓋今傳後之文有狀有銘而又或有表先生之門賢哲甚衆今狀其事者亦既有人銘於體爲最重述其道當最詳非門人高弟不可也如某者或使之叙其梗概而表於墓門則其責差輕而可勉正夫幸以爲然則顧復於叔謹而還以命焉故書於行述之後以竣銘者正夫所慕正大蓋有聞

於先生之道者也故其言皆實錄云

題黃文獻公所書先府君行實 明宋濂

右黃文獻公乞銘於柳文肅公之狀文獻公以學問文章名天下此雖造次所書而考據精詳倫序不紊事信而辭實言遜而禮恭皆可以爲法不特字畫之美也濂嘗執業二公之門於是二公之卒已久矣未念今昔撫卷慨然

跋遜山翁行狀後

前人

何氏爲吾婺甲族簪紱相繼至文定公出上繼考亭遺緒以性命之學衣被後人其名益盛矣遜山翁鳳字天儀公之羣從子言論風範亦可以冠冕風俗五尺之童至今皆能言之蓋有其實者雖無文而自彰實或不足而假空言以張之未必能著此無他其理固應爾也濂在禁林翁之諸孫穆持行狀求題聊相與一論之或謂翁之行必待文而始傳者抑過矣穆循循雅飭無愧於文獻家子孫云

題天台陳獻肅公行狀後

前人

濂過濠梁天台王公完出考亭朱子所撰陳獻肅公良翰行狀徵濂題識朱子之文古今共尊何敢贊一辭若公事行或有闕遺亦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按宋孝宗實錄云乾道五年十二月樞密都承旨張說奏請置酒延諸侍從上許之說退約客獨兵部侍郎陳良翰不至說殊不平上遣中使賜以上尊珍膳說因附奏臣奉旨集客而良翰不至是違聖意也已而上命再賜說復附奏良翰迄不肯來夜漏將上忽報中批陳良翰除諫議大夫坐客皆愕然此與唐元宗時宋璟却王毛仲事正類非有剛直之操者孰能與於

斯哉夫自森檜主和議而史浩湯思退繼之卒不可破孝宗恢復之志雖上通於天終莫之遂不主和者惟張浚胡銓張闡張震及公等數人而已公平生大節此最張著故朱子特詳列之而舍微說細行亦紀事之體當然耳然而朱子修通鑑綱目環之事何嘗不載况孝宗之知人賢於元宗遠甚亦法所合書豈當時勿知耶抑偶忘耶實錄舊藏元之內府革命後竟不知所在狀中既不收修宋史者復失於采輯周公謹紀孝宗聖政雖曰具錄又誤指爲同時從官陳良祐事濂恐後人無所考焉特爲補闕授諸公完使藏焉公完字繼遠公之七世孫今出後王氏云

行狀部紀事

魏書邢臧傳臧除漢陽太守尋加安東將軍臧和雅性厚有長者之風爲時人所愛敬爲特進甄琛行狀世稱其工
唐國史補劉太真爲陳少游行狀比之齊桓晉文物議鸞騰後坐貢院任情責及前事乃貶信州刺史宋史李清臣傳清臣提點京東刑獄作韓琦行狀神宗讀之曰良史才也召爲兩朝國史編修官
常秩傳秩字夷甫判西京雷司御史臺卒贈右諫議

大夫秩平居爲學求自得王同里中名士也每見秩與語輒欲然自以爲不及歐陽修胡宿呂公著王陶沈邁王安石皆稱薦之翕然名重一時初秩應居既不肯仕世以爲必退者也後安石爲相更法天下沸騰以爲不便秩在閭閻見所下令獨以爲是一召遂起在朝廷任諫諍爲侍從低首抑氣無所建明聞望日損爲時譏笑秩長於春秋至斥孫復所學爲不近人情著講解數十篇自謂聖人之道皆在於是及安石廢春秋遂盡諱其學其子立始命爲天平軍推官秩死使門人趙冲狀其行云自秩與安石去位天下

官吏陰變其法民受塗炭上下循默敗端內萌莫覺莫悟秩知其必敗紹聖中蔡卞薦立爲祕書省正字諸王府說書侍講請用爲崇政殿說書得召對又請以爲諫官卞方與章惇比會布欲傾之乘間爲哲宗言立附兩人因暴其行狀事以爲詆毀先帝帝亟下史院取視言其不遜以責惇惇懼請貶立乃黜監永州酒稅

范正平傳純仁子正平爲開封尉有向氏於其墳造慈雲寺戶部尚書蔡京以向氏后戚規欲自結奏拓四鄰田廬民有訴者正平按視以爲所拓皆民業不可奪民又搗鼓上訴京坐罰金二十金用是蓄恨正平及當國乃言正平矯撰父遺表又謂李之儀所述純仁行狀妄載中使蔡克明傳二聖虛行之意遂以正平逮之儀克明同詣御史府正平將行其弟正思曰議行狀時兄方營宦客之事參預筆削者正思也兄何爲哉正平日時相意屬我且我居長我不往兄弟俱將不免不若身任之遂就獄捶楚甚苦皆欲誣

服獨克明曰舊制凡傳聖語受本於御前請寶印出注籍於內東門使從其家得宋州傳宣聖語本有御寶又驗內東門籍皆同其遺表八事諸子以朝廷大事防後患不敢上之繳申頴昌府印寄軍資庫自頴昌取至亦實獄遂解正平羈管象州之儀羈管太平州正平家屬死者十數人會赦得歸頴昌

行狀部雜錄

澠水燕談錄天聖中詔每遇覃霽朝臣中兄弟俱該封贈許列狀陳乞特比常例優加封敘從王子融請也周禮卿大夫卒太史於葬前賜諡祖奠之曰續諡後世失於申明典禮故須門生故吏錄行狀子孫請諡近世遂有既葬而諡號終不及者

雲麓漫抄近世行狀墓誌家傳皆出於門生故吏之手往往過實人多喜之率與正史不合如近日蜀本東都故事趙普傳與正史迥然如南人正史幾可廢前輩嘗以邵氏聞見錄與石林避暑燕居等錄以歲月參之皆不合汪彥章集有題陳文惠公逸事後云文惠陳公相仁祖每內批夜下不過十刻一日夜分有御封至公不啓封來日袖進曰今中宮虛位張貴妃有寵惡奸人附會請正母儀非陛下本意仁祖首肯曰始置之貴妃即退冊溫成皇后也當時墓碑不敢書公之曾孫哀始錄以示人按李氏長編辨此事云文惠公以景祐四年拜相寶元元年三月罷溫成以康定元年十月自御侍還才人距文惠罷相凡二

年餘雖當時已被寵幸不應諛臣便有正位中宮之請汪所見妄說非是實也其他往往類此

揮塵後錄先祖從滕章敏幕府踰十年每語先祖曰公不但僕之交遊實師友焉平日代公表啓世多傳誦今載東坡公文集中者實先祖之文也章敏死先祖爲作行狀東坡公取以爲銘詩其序中易去舊語數十數字而已章敏初名甫字元發元祐初以避高魯王諱以字爲名

能改齋漫錄自唐以來未爲墓誌銘必先有行狀蓋南朝以來已有之按梁江淹爲宋建平王太妃周氏行狀任昉裴野皆有行狀

吹劍錄女以行稱者既醉詩云釐以士女注云女有士行也漢列女傳搜次材行晉烈女傳載循六行班姬女史箴有婦行篇然古今志婦人者止曰碑曰誌未嘗稱行狀近有鄉人志其母曰行狀不知何據

見聞錄余嘗見閣臣馬公自強行狀其子怡與懋所撰有識遺數事其一云翰林官非四品者卒用黃蓋先公爲侍讀時用青蓋而已近見數年以來翰林諸公皆用黃蓋即郡縣亦以此搬送甚則有用銀瓜者矣其究禮者以青蓋覆身以黃蓋居前俗諺又謂之青黃不接云

偃曝談餘王荆公爲謝絳行狀其文云其所嘗言甚衆不可悉數及知制誥自以其近臣上一有所不聞其責今在我愈慷慨欲以論諫爲己事故其葬也廬陵歐陽公銘其墓尤嘆其不壽用不極其材云乃知古人銘狀各有所重非若今人以狀謁銘也其後又云先人與公皆祥符八年進士而公子景初等以歷

官行事來曰願有述也將獻之太史則行狀又若備
國史採擇而作也姑記之於此以俟知古者
潛確類書纂其德行曰狀

墓誌部彙考

禮記 禮記 喪服小記

墓誌部總論

吳訥文章辯體 墓文

徐師曾文體明辯 墓誌 銘 墓表 附 墓文 附 墓碣

墓誌部藝文一

刻唐祖先生墓誌於賀監祠堂序

朱范仲淹

論尹師魯墓誌

歐陽修

與子安兄

蘇軾

寄歐陽舍人書

曾鞏

答錢公輔學士書

王安石

答李季章

朱子

答劉平甫

前人

答董叔重

前人

答李公晦

前人

答折子明

前人

跋陳微猷墓誌銘後

前人

跋蔣邕州墓誌銘

前人

跋魏元履墓表

前人

跋葉正則所為陳仲石墓誌

陳傳良

題黃巖蔡冲之墓誌後

葉適

題錢夫人碑陰

前人

題呂獻可墓誌

周必大

題胡邦衡侍郎撰胡從周寺丞誌文

跋王獻之保母墓碑

前人

跋朱新仲自誌墓

前人

跋程宗正之子鑄墓銘

前人

跋先大父秦國公所作涪州使君李昌年墓誌

前人

銘

跋史峴之母家氏墓誌

魏了翁

題孫放授誌銘

前人

空石銘

董道

金尚書撰陳丞相誌銘稿

楊萬里

跋山谷帖

劉克莊

題李霽峰先生墓銘後

明宋濂

題葉贊玉墓銘後

前人

按察司照磨吳君墓表

唐順之

與譚友夏

鍾惺

書康錄郎中誌後

張自烈

墓誌部藝文二 詩

撰彭陽公誌文畢有感

唐李商隱

讀司馬君實撰呂獻可墓誌

宋鄭獬

墓誌部彙考

禮記

檀弓

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

大豐碑天子之制桓楹諸侯之制 疏曰凡言視者比擬之辭豐大也謂用大木為碑穿鑿去碑中之木使之空于空間者鹿盧兩頭各入碑木以縛之一頭係棺絨以一頭繞鹿盧既訖而人各背碑負縛末頭聽鼓聲以漸却行而下之也桓楹不似碑形如大楹耳通而言之亦曰碑說文桓鄆亭表也如今之橋旁表柱也諸侯二碑兩柱為一碑而施鹿盧故鄭云四植也

喪服小記

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

註 此謂殷禮也殷質不重名復則臣得名君 書銘謂書亡人名字於旌旗也天子書銘於太常諸侯以下則各書於旌旗也男子稱名謂復與銘皆名之也婦人銘則書姓及伯仲此或殷以上之制如周則必稱夫人也姓如魯姬姓後三家各自稱氏所謂氏也

稱氏所謂氏也

稱氏所謂氏也

稱氏所謂氏也

稱氏所謂氏也

稱氏所謂氏也

稱氏所謂氏也

稱氏所謂氏也

稱氏所謂氏也

稱氏所謂氏也

稱氏所謂氏也

稱氏所謂氏也

稱氏所謂氏也

稱氏所謂氏也

稱氏所謂氏也

稱氏所謂氏也

稱氏所謂氏也

稱氏所謂氏也

稱氏所謂氏也

墓誌部總論

吳訥文章辨體

墓文

按檀弓曰季康子之母死公肩假曰公室視豐碑注云豐碑以木爲之形如石碑樹於柩前後穿中爲鹿盧繞之絳用以下棺事祖廣記曰古者葬有豐碑以窆秦漢以來死有功業則刻於上稍改用石晉宋間始有神道碑之稱蓋地理家以東南爲神道因立碑其地而名耳又按墓碣近世五品以下所用文與碑同墓表則有官無官皆可其辭則敘學行德履墓誌則直述世系歲月名字爵里用防陵谷遷改埋銘墓記則墓誌異名但無銘辭耳古今作者惟昌黎最高行文敘事面目首尾不再蹈襲凡碑碣表於外者文則稍詳誌銘埋於壙者文則嚴謹其書法則唯書其學行大節小善寸長則皆弗錄近世至有將墓誌亦刻墓前斯失之矣大抵碑銘所以論列德善功烈雖銘之義稱美弗稱惡以盡其孝子慈孫之心然無其美而稱者謂之誣有其美而弗稱者謂之蔽誣與蔽君子弗由也

徐師曾文體明辨

墓誌銘

按誌者記也銘者名也古之人有德善功烈可名於世沒則後人爲之鑄器以銘而俾傳於無窮若蔡中郎集所載朱公叔鼎銘是已至漢杜子夏始勒文埋墓側遂有墓誌後人因之蓋於葬時述其人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壽年卒葬月日與其子孫之大略勒石加蓋埋於壙前三尺之地以爲異時陵谷變遷之防

而謂之誌銘其用意深遠而於古意無害也迨夫未

流乃有假手文士以爲可以信今傳後而潤飾太過者亦往往有之則其文雖同而意斯異矣至論其題則有曰墓誌銘有誌有銘者是也曰墓誌銘并序有誌有銘而又先有序者是也然云誌銘而或有誌無銘有銘無誌者則別體也曰墓誌則有誌而無銘曰墓銘則有銘而無誌然亦有單云誌而却有銘單云銘而却有誌者有題云誌而却是銘題云銘而却是誌者皆別體也其未葬而權厝者曰權厝誌曰誌某殯後葬而再誌者曰續誌曰後誌歿於他所而歸葬曰歸附誌葬於他所而後還者曰還附誌刻於蓋者曰蓋石文刻於碑者曰墓碑記曰墓碑銘書於木版者曰墳版文曰墓版文又有曰葬誌曰誌文曰墳記曰墳誌曰墳銘曰櫛銘曰埋銘其在釋氏則有曰塔銘曰塔記凡二十題或有誌無誌或有銘無銘皆誌銘之別題也其爲文則有正變二體正體惟敘事實變體則因敘事而加議論焉又有純用也字爲節段者有虛作誌文而銘內始敘事者亦變體也若夫銘之爲體則有三言四言七言雜言散文有中有用兮字者有未用兮字者有未用也字者其用韻有一句用韻者有兩句用韻者有三句用韻者有前用韻而未無韻者有前無韻而未用韻者有篇中既用韻而章內又各自用韻者有隔句用韻者有韻在語辭上者有一字隔句重用自爲韻者有全不用韻者其更韻有兩句一更者有四句一更者有數句一更者有全篇不更者皆雜出於各篇之中難以例列故今錄文致辯但從題類仍分正變稍以職官處士婦人爲次

而銘體與韻則略序之

墓碑文

按古者葬有豐碑以木爲之樹於柩之前後檀弓所載公室視豐碑是已漢以來始刻死者功業於其上稍改用石則劉勰所謂自廟而祖墳者也晉宋間始稱神道碑蓋堪輿家以東南爲神道碑立其地因名焉唐碑制龜趺螭首五品以上官用之而近世高廣各有等差則制之密也蓋葬者既爲誌以藏諸幽又爲碑碣表以揭於外其爲體有文有銘又或有序而其銘或謂之辭或謂之系或謂之頌要之皆銘也文與誌大略相似而稍加詳焉故亦有正變二體其或曰碑或曰碑文或曰墓碑或曰神道碑或曰神道碑文或曰神道碑或曰神道碑銘或曰神道碑銘并序或曰碑頌皆別體也至於釋老之葬亦得立碑以僭擬乎品官故或直曰碑或曰碑銘或曰塔碑銘并序或曰碑銘并序亦別體也若夫銘之爲體雖不能如誌銘之備而大略亦相通焉此不復著

墓碣文

按潘尼作潘黃門碣則碣之作自晉始也唐碣制方跌圓首五品以下官用之而近世復有高廣之等則其制益密矣古者碑之與碣本相通用後世乃以官階之故而別其名其爲文與碑相類而有銘無銘惟人所爲故其題有曰碣銘有曰碣有曰碣頌并序至於專言碣而却有銘或專言銘而却無銘則亦猶誌銘之不可爲典要也其文有正變二體其銘與韻亦與誌同

墓表

按墓表自東漢始安帝元初元年立謁者景君墓表其文體與碑碣同有官無官皆可用非若碑碣之有等級限制也以其樹於神道故又稱神道表其爲文有正有變錄而辯之又取阡表以附於篇則邇流而窮源也蓋阡墓道也

墓誌部藝文一

刻唐祖先生墓誌於賀監祠堂序

宋范仲淹

某自丹陽移領會稽首途之日過邵餽逸人溪齋因語照湖事逸人曰客有自江夏寄唐人許鼎所撰祖先生墓誌頗言賀監之異出而示予辭精理遠徐常侍鉉爲之別序既抵郡訪天長觀卽賀公之舊居也歎其真堂卑陋以甚乃命工度材而新之又刻徐公所序之文以廣遊人之觀采焉時寶元元年知越州范某序

論尹師魯墓誌

歐陽修

誌言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師魯文學議論材能則文學之長議論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太略故條析其事再述於後述其文則曰簡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自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修於師魯之文不薄矣而世之無識者不考文之輕重但責言之多少云師魯文章不合祇著一句道了既述其文則又述其學

曰通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既述其學則又述其議論云是是非非務盡其道理不苟止而妄隨亦非孟子不可當此語既述其議論則又述其材能備言師魯歷貶自兵興便在陝西尤深知西事未及施爲而元昊臣師魯得罪使天下之人盡知師魯材能此三者皆君子之極美然在師魯猶爲末事其大節乃篤於仁義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其事不可偏舉故舉其要者一兩事以取信如上書論范公而自謂同貶臨死而語不及私則平生忠義可知也其臨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又可知也既已具言其文其學其議論其材能其忠義遂又言其爲仇人挾情論告以貶死又言其死後妻子困窮之狀欲使後世知有如此人以此如此事廢死至於妻子如此困窮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責當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子狀卒是也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惜老是也不必號天叫屈然後爲師魯稱冤也故於其銘文但云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意謂舉世無可告語但深藏牢埋此銘使其不朽則後世必知有師魯者其語愈緩其意愈切詩人之義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銘文不合不講德不辨師魯以非罪蓋爲前言其窮達禍福無媿古人則必不犯法况是仇人所告故不必區區曲辨也今止直言所生自然知非罪矣漆之無害故勉徇議者漆之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修鄭絛輩及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偶儷之文苟合於理未必爲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若謂近年古文自師魯始則范公祭文已言之矣可

以互見不必重出也皇甫湜韓文公墓誌李翱行狀不必同亦互見之也誌云師魯喜論兵論兵儒者末事言喜無害喜非嬉戲之戲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矣孔子言回也好學豈是薄顏回乎後生小子未經師友苟恣所見豈足聽哉修見韓退之與孟郊聯句便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誌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師魯之誌用意特深而語簡蓋謂師魯文簡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人深處因謂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恤小子輩哉

與子安兄

蘇軾

墓表又於行狀外尋訪得好事實參驗的實石上除字外幸不用花草及欄界之類才著欄界便不古花草尤俗狀也唐以前碑文皆無告照管模刻仔細爲佳不罪不罪

寄歐陽舍人書

曾鞏

鞏頓首再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讀感與慙并夫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媿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爲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平乎理故雖惡人